毛尖

尖电影笔记》《慢慢微笑》《夜

短梦长》《这些年》《例外》

《你记不得了吗,你回忆

毛尖 沉浸在电影里

文 张杰

印象

一边犀利吐槽 一边乐观向上

毛尖这个名字是和"影评人"绑 定在一起的。一有新影评出炉,"粉 丝"们便会争相转发,一读为快。一 部电影或电视剧若是"出圈"了,引 发热议了,如果还不见毛尖说几句, 很多人会感觉缺点儿什么。因为她 总是能说得漂亮,评到点子上,就像 打蛇总能打到七寸,不让人失望。

影评人的前提是影迷,毛尖堪 称"骨灰级"影迷,无论多冷门、多小 众的电影,基本上她都看过。她的 影评、剧评结集出版了《非常罪,非 常美:毛尖电影笔记》《例外》《有一 只老虎在浴室》《我们不懂电影》等 著作,其文字睿智、优雅、俏皮、轻 盈、伶俐,内容干货多见识广,被读 者称为"毛尖体"。她的朋友、作家 萧耳曾感叹:"影评这种体裁,没多 少人写得过毛尖。她的那些句子全 都古灵精怪,就像金庸笔下黄蓉的 台词。"其实,在毛尖身上也确实有 黄蓉一般元气满满的少女感:一边 毒舌犀利吐槽,另一边不耽误乐观

毛尖其实也不只是影评人、专 栏作家,她还是一位学者:在华东师 大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当教授,研究 领域涉及20世纪中国文学和电影 世界电影和英美文学、城市文化 等。上世纪90年代,她在华东师大 外语系、中文系读书,获得硕士学 位,又考入香港科技大学,跟随陈国 球先生读古典文学。恰逢著名学者 李欧梵也在香港科大任教,刚完成 《上海摩登》英文书稿。读博士期 间,毛尖翻译了《上海摩登》,这本扎 实通达的译作后来成为上海都市文 化研究的代表性文本。

李欧梵评价毛尖说:"这个小妮 子真是太厉害了,哪里有这么多时 间看这么多部电影? 而且把剧情记 得这么清楚!她的'影龄'不会超过 20年,但却能把一个世纪的世界电 影经典观赏殆尽!"

作为大学教授、人文学者,毛尖 做学问也做得挺愉快,有自己的新 鲜思路。比如,她希望能够打破传 统文学史式的电影历史写作方式, 以图像为线索,重新打开电影史。 她曾在清华大学上电影课,在课堂 上讲新浪潮,用的题目是"嘴 唇"——用嘴唇的变迁来讲电影史 的发展。这正是毛尖的通透之处

对文化现象有感而发 不怕得罪圈内朋友

记者:一般来说您的一篇文章是怎么形成 的? 打腹稿吗? 还是说先大概有个模模糊糊的 想法、角度就开写,边写边想?

毛尖:我是写专栏出道的,最开始一天要写 两篇,哪里有时间打腹稿,抓笔就写。偶尔也有 倚马可待的得意,但更多的是"死期"前交稿的 快乐。我跟很多写专栏的师友交流过,大家基 本上都是"临终一脚",打腹稿什么的跟专栏作 家关系不大。经常,饭吃到一半,责编来催:你 的专栏呢?虽然生无可恋,也还是得赶回家。 车子开过中山北路,糖炒栗子的香味从车窗缝 隙飘进来,想起多年前在学校后门卖坚果的大 叔,就写一篇。当然,因为我写的是文化评论, 多数情况还是看了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等 有感而发,也会对文化现象评头论足,得罪了圈 内很多朋友。

记者:除了写文艺评论文章,身为教授、学 者,您还要写论文。评论文章写起来随心所欲, 但论文有固定格式,不鼓励作者自由发挥。您 是怎么做到一手写论文一手写评论文章的?

毛尖:写杂文和写论文,是两个频道的活 儿。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写论文,再写专栏 就有点学院气,不生动。但这两个频道也不是 对立的,我接受的学院教育让我心存敬畏,不会 跨行乱写,而专栏写作也基本让我做到不说废 话,不在论文中"注水"。

记者:您看了很多电影、电视剧、小说,有没 有想过自己写剧本或者小说?

毛尖:一直有师友鼓励我写小说,偶尔跟朋 友聊得兴起,也会突然很强烈地想,去拍个电 影,去写个长篇。但这种愿望,常常睡一觉也就 偃旗息鼓了。最主要的还是,我自认还没有写 小说的才华和体力。昨天和萧耳在聊她这些年 的小说创作,她就是那种为长篇而生的作家。 她写长篇不吃力,虽说《鹊桥仙》也是半生积累, 但书中人事行云流水,如同凌波微步一般无阻 无滞,这不是每个作家都能达到的。不过,我 想,有生之年,我还是会写一部小说的。

记者:对您来说写小说的吸引力和难点在 哪儿?如果真的要写,您要面对怎样的挑战?

毛尖:对于当下而言,我要克服的最大困难 是心不够静。这么多年,我习惯了在朋友中生 活,微博微信时代,更扩大了朋友圈。常常,我 也会勒令自己,今天不看朋友圈,不回信息,但 总是又忍不住。我很佩服王安忆老师,她基本 不用微信。在这个时间被各种朋友圈切割得零 零碎碎的时代,她的这种做法太明智了,这也是 她能如此高产、高质地为上海文学写下半壁江 山的原因吧。

为把一个词写进文章中 可能专门去写一篇剧评

记者:作为影评人,您会写关系稿吗?或者 是为影片写宣传稿?

毛尖:写了这么多年影评,我至少可以骄傲 地说一句,我从来没有为"红包"写作。至于说





文章是怎么形成的,用一句我的"网红"朋友倪文 尖老师的说法,我的那些小文章,大概也算是"在 写作中形成的"那种。常常,一个观点还不如一个 恰当位置上的词对我触动更大。有时,可能就为 了把一个词,比如像"英年早婚"写进文章中,我专 门去写一篇剧评。

记者:您与电影的关系,不仅是评论,有时还 上升到出演。2014年许鞍华导演拍电影《黄金时 代》,您就被她喊去客串了一个作家角色。

毛尖:我平时素面朝天、脚蹬运动鞋,但为了 这个角色,我破天荒换上了旗袍。当我终于被化 妆师和服装师收拾齐整,人模人样地进入剧组时, 我内心升腾出的隆重感,几乎是要演鲁迅的心态 了。虽然最终上映时被剪掉了,但我反而松了一 口气,完全不介意,我特别害怕自己菜鸟似的形象 损害了电影。许鞍华导演是我的三位女性榜样之 一,另外两位是王安忆和戴锦华。她们三个人身 上都有无比强烈的少女感,一种任何痛苦和时间 都夺不走的斗志,每次和她们在一起,都有吸氧一 般的效果。

记者:这几年观看视频成了大众获取信息的 载体,很多人没有读书的耐心了,甚至于有的明明 二三百字就能说清楚的内容,也非要做成短视频 让大家看,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毛尖:在成为文字工作者之前,我首先是个影 像观看者。所以,观看各种视频,包括短视频,已 经成为一种本能性的日常。不过,20年前我进入 影评这个行当的时候,确实也想不到影像会发展 到如今这个地步。视频大肆蚕食文字的领地,一 方面是好事,扩大了受众面,让原先没有看文字习 惯的人也能了解世界的日常;另一方面,又让更多 的人退回到洞穴时期的象形阶段,变得更懒惰了, 习惯于食用被咀嚼过的文本。好像每个人都很饕 餮,海量观看和阅读,但每个人又都来不及思考。

记者: 您有觉得自己上网时间太长、看电视剧 太多,导致失控的沮丧感吗?

毛尖:天天有。天天想着,明天不开电脑不看 剧,但毕竟,人是不能同时踏进两条河流的。当 然,我也可以自我崇高,我是为大家看"烂剧",为 了分辨它们,可扪心自问,这句话是有水分的。看 "烂剧",也成了我的心理习惯。有时,明明看到一 部剧已经烂到不可能逆转,但我的恶趣味还会支 持我把自己扶起来,看到最后。有时真的沮丧,有

一下》等随笔集。 时也会有意外的满足。比如,某部"烂 剧"一路胡编乱造,尤其最后几集,为让女 主入狱,简直各种匪夷所思。但看到最后莫名 其妙到来的大团圆,竟突然有点感动。这么多年 来,我已经习惯被"烂片"伤害了,一边被伤害,一 边也得到滋养与能量,这种感觉有点像爱情。所 以我会一边吐槽一边继续看。

抒情太多就像高糖食物 我喜欢不动声色的表达

记者:网络小说篇幅大多都很长,但您对网络 小说却有足够的耐心和兴趣。吸引您阅读网络小 说的乐趣是什么?

毛尖: 我现在看得也少了, 因为实在过于浩 而且,人到中年,得对自己的体力有更严肃的 认知。年轻时可以看通宵,现在力有不逮。网络 小说最大的缺点是,太长太长。有时,一句话能搞 定的事情,用一万字推进,令人无语。当然,这也 是网络文艺的生态,就像电视剧,8集能讲完的, 整出80集。但网络小说的好处是类型非常明确, 比如我爱看武侠,那进入武侠文艺板块,一定能看 到武侠,不像主流文艺,主流作家为了玩手法,经 常提溜我们走一个晚上,一把剑还没拔出来。

记者:平时您看书有计划吗? 什么样的书会 吸引您? 怎样的书会让您感到厌烦?

毛尖:有计划,也没计划。教学这边,必须有 计划地看书。此外,因为每天都会收到天南地北 寄来的两三本书,加上自己买的,基本上也就是有 啥看啥。这些年,相对而言更喜欢看历史类和资 料类的书籍。我讨厌看软绵绵的文本,太抒情的 文本也令人厌倦,就像放多了糖的食物。我喜欢 情感中不动声色的文艺。

记者:有人认为电视剧、电影、音乐都是老的 好,有一种怀旧情绪,您喜欢怀旧吗?

毛尖:过去一年也就那么几部电影,能出来 的,多是好的。现在一年要出产成千上万小时的 影视剧,自然良莠不齐。当然,事情的另外一面 是,现在的文艺作品,确实越来越没有门槛,有钱 就能拍电影,都不需要一点点导演履历,市场投放 又是流量为王,导致了各种低水平作品占据"C 位"舞台的现象。有时确实让人愤怒,但我还是愿 意相信会有好作品出现。

毛尖的艺术世界

金庸小说里的那些人 是我们青春的同路人

上中学时,毛尖生迷上了武侠小说,看得 如痴如醉。课堂上被老师抽中背诵张居正的 "一条鞭法",她的心思全在金庸小说里,张口 背起《九阴真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老师和同学瞠

目结舌,她还浑然不觉哪里出了问题。 多年以后有人问她,成长路上对她产生 特别大影响的书籍是什么?她的首选还是金 庸的武侠小说。"金庸既影响了我们的道德 也影响了我们的世界观。如果你要说《红楼 梦》影响大,它当然非常大,到今天我还在

阅读。但要说对我成长的影响,还是 金庸。虽然我们也知道武侠小说是 不真实的,是童话的东西,但它里 浙江宁波人,现任华东 面的人物深深地成为我们青春 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专栏作 的同路人。我们看萧峰,就希望 家。出版《非常罪,非常美:毛

成为萧峰这样的人;我们看黄 蓉,黄蓉的价值观也会成为我们 的价值观。'

除此之外,让毛尖多年来投 入巨大心神的是影视作品。在香港 读博士期间,学校的电影资料馆和香 港电影院是她去得最多的地方。"如果没 有特殊情况,我那时候每天都会去看电影,看 了很多世界经典的电影。真是不舍昼夜地

看,有时一天会在资料馆看10个小时的电 影。我毕业要走的时候,我们那个影像资料 馆的老师说,我是他们资料馆接待次数最多 的人。" 毛尖很享受沉浸在电影里,人也变得特 别能静得下来。"每个人都会找到一个形式让

自己安静下来,对我来说,看书好像不行,但 看电影能坚持10个小时。其实不能说坚持, 因为坚持肯定要付出努力,对看电影这个事 情,我基本不用付出什么努力,很容易就沉浸 到里面了。" 2021年4月25日,编剧宋方金在北京鼓

楼西剧场举办"宋方金和他的朋友们"系列主 题演讲,邀请毛尖做了一场主讲人。只见她 素面朝天,扎个丸子头,站在台上,双手捧着 麦克风,气质青涩得像一个大一新生。没有 炫酷的PPT,只是念稿子,而且速度明显一度 超过了提词显示器。

就是这种念稿子式的演讲,在网上被大 量转发,网友评价说是"最近听过最炸裂的演 讲"。原因很简单——她写的稿子太有意思 了。她的总体意思是提醒业内人士,要以专 业的态度反思自身,少一些陈旧的套路,多学 习、欣赏国内外优秀的、有创新力的作品。最 好玩的是她那些犀利、幽默的说法,一些金句 不胫而走,刷屏朋友圈。

有人说,走上学术之路就不能畅快地读 自己想读的书了,读书变成了一种功利性的 阅读。但是毛尖没有这种感受,她说:"我自 己看的书、做的研究都是我自己喜欢的,我觉 得阅读总是能带来喜悦。"她会觉得电影理论 相对比别的理论好看,因为文艺理论有时会 枯燥,但电影理论基本不枯燥,常常还充满激 情。"像爱森斯坦的理论,有人觉得太枯燥,但 我很喜欢看,因为他举的很多例子都激情洋 溢。我还挺喜欢巴赞的,他既是新浪潮的导 师,又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所以他显得更加有 意思。"

讲述

自幼学相声,老先生对他口传心授影响颇深

用业余时间干好专业的事

口述 夏璟华 采写 赵群策

在天津,各行各业都有相声演 员。夏璟华在财政税务系统工作几十 年,在领导和同事的支持下,业余时间 坚持相声创作和表演,同时又把艺术 结合到本职工作中,以文艺形式宣传 了财税工作。临近花甲之年,他写就 《半斤八两》一书,自费出版,呈现给亲 朋挚友。书名来自他对人生的感悟: "在我心里有一杆秤,工作和相声,一 个半斤,一个八两,缺了哪个也不行。" 回忆半生,白全福、马志明、杨志刚、刘 文步等相声名家对他帮助颇多,特别 是马志明先生,特意为他的这本书题 词祝贺:"八方有贺才花甲,两语三言 尽笑谈。'

考入河北区文化馆 几位老先生无私传艺

我生在普通干部家庭,自幼迷上 了相声。上小学时,每天放学一到家 就打开收音机听相声,乐得前仰后合, 心里有一种渴望:"如果我能站在台上 表演相声,能让观众乐,那该多好!"上 中学以后,我和同学搭档在学校联欢 会上表演相声,照猫画虎,模仿广播 中、剧场里相声前辈的表演,但也能把 同学们逗乐了。我意识到这门艺术的 奇妙与深奥,想干好这一行光靠自己 努力不行,得投名师、访高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区文化馆 都有各种艺术门类的团队。河北区文 化馆相声队招生,我去报考,因为当时 我比较胖,看上去适合捧哏角色,受到 相声队队长吴云林和白龙若二位老师 的青睐。录取后随队活动,排练、演 出,队里安排俞鹏老师辅导我。

我在学校是文艺骨干,但真正登 台表演,水平的确不够。相声队安排 我给一位演员捧哏,他不满意,跟吴云 林先生提出来要换人。我特别失落, 吴先生看透了我的心思,肯定我"量 活"的潜力,又对那个伙伴说:"两年后 你找不着这样的搭档!"后来我开始和 徐永刚搭档。

俞鹏先生可以说是我开蒙的师 父,我俩成为忘年交,这是一种缘分, 也是我的幸运。他跟相声名家朱相臣 老先生学习多年,虽然没有拜师叩门, 没有师承,但专业造诣颇深。他对我 倾囊相授,让一个中学生对相声艺术 有了感性乃至理性的认知。那时候很 难买到正式出版的相声作品集,他把 自己珍藏的《报菜名》《地理图》《八扇 屏》等"贯口活"和《找堂会》《山东话》 《学四省》等"倒口活"的手抄本毫无保 留地拿给我们,把自己经常使、包袱非 常响的相声《巧连俏皮话》传授给我 们,为我们打下了基础。后来每逢"三 节两寿",我们都去探望俞先生,相处 得像一家人。他去世后,每每回想起 来,总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感激之情



虽然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 但一位相声老演员的评价差点儿让我 离开相声队伍,他说:"璟华当不了相 声演员,自身条件差,讲话尖团字不 分,还'吃字'。口齿不清是相声演员 的大忌,观众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 么!"我心里像是压了块大石头,难道 就这样放弃吗? 吴云林先生鼓励我: "曾有一位前辈相声艺术家也是尖团 字不分,后来自己苦练,终于改掉了这 个毛病。"我受到鼓舞,下决心笨鸟先 飞,就一个字——练!每天早上起床, 我就拿上一本书,到家门口公园大声 朗读;听广播时,跟着播音员把内容重 复一遍;走路时也会把沿街店铺的名 字通读一遍。就这样坚持了两年,终 于过了发音这一关。

跟随杨志刚先生学相声 荣获"马三立杯"二等奖

吴云林先生英年早逝,河北区文 化馆相声队活动渐少,我和徐永刚、邳 建新、牟玉春四位青年演员加入了红 桥区文化馆相声队,也由此结识了杨 志刚先生。当时他是文化馆文艺组组 长、相声辅导老师,他与杨志光先生合 作表演的相声《高人一头的人》广为流 传,堪称经典。

杨志刚先生对我们逐一辅导,一 字一句耐心传授,调整我们的基本语 言节奏,规范我们的舞台表演。1982 年年底,俞鹏先生提议,白龙若先生撮 合,我和徐永刚一同拜在杨志刚先生 门下。师父对相声表演中的迟、急、 顿、挫等技法的运用,各类节目的斤劲 儿、火候、尺寸以及高低起伏、人物刻 画的要领,捧哏逗哏之间的配合方式 都有独到见解,我从他身上学会了很 多,三四年的时间,掌握了几十段传统 和新编的相声段子。我对师父的感情 有崇拜、有依恋,也有敬畏。在艺术上 他要求非常严格,我们的表演稍有闪 失和错误时,他就不留情面,狠狠地批 评;在生活上他又非常慈祥,对我们像 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嘘寒问暖。

从河北区文化馆到红桥区文化 馆,我一直和徐永刚搭档。我们俩都 有一股豁得出去、不怕吃苦的劲头儿, 经常排练到晚上11点多才回家,转天 早上还要上班。师父为我们量身创作 了《售货员与小摊贩》《喜乔迁》《说武 术》等相声,多次在全市艺术活动中表 演、获奖。多年后徐永刚去武汉发展, 现在是武汉天乐相声社的班主。

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应急救 场,我与公安战线的青年演员高吉林 搭档参加"马三立杯"中国业余相声邀

请赛,表演《足球场里的见闻》,荣获二等 奖。我参演了系列相声《应该补拍的镜 头》,在中国艺术节上荣获优秀剧目奖, 并在天津市相声新作品大赛中荣获创 作、表演特等奖。师父说我扮演的"编 剧"角色十分到位,把这个人物演活了, 惟妙惟肖。那段时期我收获颇丰,被评 为天津市"十佳青年笑星""十佳小品演 员",获得了"文艺新人奖"。

白全福先生人品有口皆碑 马志明先生指点《训徒》

相声名家白全福先生对我的影响特 别大。过去我家住在百货大楼附近,与 白全福先生家仅隔了两条胡同,很早就 认识,一直管白全福先生喊"白大爷",管 他老伴儿刘淑珍喊"刘娘"。拜杨志刚先 生为师后,知道他是白全福先生的大徒 弟,我也改口称白全福先生老两口"师 爷""师奶奶"。我常去师爷家里帮着干 家务活儿,或者帮我师父转达一些消息, 与师爷一家人相处十分融洽。

师爷是北京人,自幼随父学演滑稽 二簧,后改习相声,早期曾与侯宝林先生 合作,又与罗荣寿、郭全宝先生联手,在 济南晨光茶社一炮走红,被观众戏称为 "白罗郭"。他与常宝霆先生搭档三十多 年,堪称典范。师爷能逗擅捧,捧哏艺术 更是独树一帜,"捧得严、兜得紧、铺得 稳、抖得狠",形成了捧中有逗、以相助 声、声相并茂、热情奔放的艺术风格。

师爷的人品有口皆碑,行内凡是与 他打过交道的,人前背后只要提到"白三 爷",都会挑大拇指,称赞他老人家是"大 好人""忠厚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 及天津,很多人住进临建棚,做饭不方 便。师爷每天中午都会熬一锅绿豆白米 稀饭分给街坊四邻。直到今天,老邻居 们坐在一起还总是回忆这段旧事,赞叹 白全福先生宽厚待人的品德。

也许大家还记得,在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和平路上的国营照相馆——中国 照相馆、新联照相馆的橱窗内都摆放过 白全福先生的大幅艺术照片,而且摆放 了十几年。那是经过美工师着色的彩色 照片,用现在的话说,师爷是这两家照相 馆的"形象代言人"。每当我路过这两家 照相馆,看到照片,对师爷的敬仰之情就

会增添几分。

我经常陪着师爷去演出、录音、录 像,他每一场演出都要做到好上加好,每 一次录音录像都要尽善尽美,让我愈发 崇拜。我也始终谨记他老人家的谆谆教 诲:"老老实实做人,做堂堂正正的人,认 认真真学艺,学扎扎实实的艺术。'

我还曾与已故相声名家刘文步先生 合作,让我怀念至今。那是2007年夏 天,哈哈笑艺术团团长宋勇先生给我打 电话,说刘文步先生的搭档郑福山先生 要到加拿大探亲两个月,提议让我临时 担任捧哏。这个机会我求之不得,我每 天上午到刘文步先生家对活,他给我说 活,下午、晚上去茶馆演出。我们合作了 《哭论》《老老年》《杂学唱》等三十多段节 目,刘先生不保守,把每块活都讲得清清 楚楚。他在台上潇洒自如、驾轻就熟的 表演风格,台下与人为善、幽默风趣的处 事之道,都让我受益匪浅。那是我艺术 成长过程中进步最快的一个阶段。

马志明先生也给了我特别大的帮助 和教诲。马先生很少给演员说活,但对 我们几个是例外。有一次我和王跃、王 淮表演《训徒》,马先生把我们叫到一起 说这块活,经他指点,这个节目在相声大 会上一炮打响,效果非常棒。他经常给 我们讲相声圈的老人、老事,讲相声界的 过往,分析哪段相声谁说得好,优点在哪 里。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捅 破窗户纸的一瞬间,我有一种醍醐灌顶 般的感觉,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口传心 授",感受到相声艺术的魅力。